

## 開放文學－英雄傳奇－兒女英雄傳 第十七回 隱名姓巧扮作西賓 借雕弓設局賺俠女

這回書緊接上回，表的是安老爺同公子到了褚家莊，會著鄧九公合褚家夫妻，說起那十三妹姑娘葬母之後，要單人獨騎遠去報仇。他安、鄧兩家都受過十三妹從前相救之恩，正想報答。深慮那姑娘此去輕身犯難，難免有些差池，想要留住他這番遠行。又料著那位姑娘俠腸烈性，定是百折不回，斷非三言兩語留得住他。因此，大家密密的定了一條連環妙計。當下計議得妥當，安老爺同公子便在褚家住下。褚家夫婦把正房東院小小的幾間房子收拾出來，請老爺、公子住歇。這房子是個獨門獨院，原是褚一官設榻留賓之所。這晚，褚一官便在外相陪，一宿無話。

安老爺心中有事，天還沒亮，一覺醒來，枕上早聽得遠寺鐘敲，沿村雞唱，林鴉鶯雀，格磔弄晴。便聽得鄧九公在那裡催著那些莊客長工們起來打水熬粥、放牛羊、喂牲口、打掃莊院，接著就聽得掃葉聲、叱犢聲、桔槔聲，此唱彼和，大有那古桃源的風景。老爺、公子也就起來盥漱。鄧九公便過來陪坐，安老爺也道了昨日的奉擾。鄧九公道：「老弟，咱們也不用喝那早粥了，你姪女兒那裡給你包的煮餃子也得了，咱們就趁早兒吃飯。」褚一官早張羅著送出飯來，又有老爺、公子要的小米麵窩窩頭，黃米麵烙糕子，大家飽餐一頓。

吃過了飯，那太陽不過才上樹梢，早見隨緣兒拽著衣裳提著馬鞭子興匆匆的跑進來。老爺問道：「路上沒甚麼人兒，你又跑到頭裡來作甚麼？你來的時候太太動身沒有？」隨緣兒回道：「奴才太太同大奶奶已經到門了。昨夜店裡才交四更，裡頭就催預備車，還是親家老爺攔說『早呢』，等到雞叫頭遍，就動身來了。」

公子聽說，連忙接了出去。老爺也陪鄧九公迎到莊門。褚大娘子同那位姨奶奶帶了許多婆兒丫頭，也迎到前廳院子。大家遠遠的望見張姑娘，都覺詫異，只道：「十三妹姑娘怎生倒會了安太太同來了呢？」及至細看，才看出他合十三妹面目雖然相倣，精神迥不相同。

一時大家相見。老爺迎著太太，一面走著，一面便問了一句道：「我昨日叫華忠要的東西趕上了不曾？」太太道：「得了，帶了來了。」老爺又道：「太太想著可該如此？」太太道：「實在該的。只是那裡補報得過人家來啣！」老爺道：「正是了。我們得盡一番心，且盡一番心。」鄧九公聽了這話，摸不著頭腦，但是人家兩口兒敘家常，可怎好插嘴去問呢？只得心中悶悶的猜度。

說話間，大家一路穿過前廳，到了正房。這其間，鄧九公見了安太太合張姑娘，自然該有一番應酬；安太太、張姑娘見了褚大娘子，也自然該有一番親熱；那位姨奶奶從中自然還該有些話白兒；褚一官前妻生的那個孩子，自然也該略略點綴；隨緣兒媳婦也該拜見拜見續姑婆；他家那些村婆兒從不曾見過安太太這等旗裝打扮，更該有一番指點窺探。無如此時安老爺是忙著要講十三妹，安太太、張姑娘是忙著要問十三妹，聽書的是忙著要聽十三妹，說書的只得一張口，說不及八面的話，只得「明修棧道，暗度陳倉」，一筆勾消，作一個「有話即長，無話即短」。

那安太太合張姑娘本是打了坐尖來的，褚大娘子卻又豐豐盛盛備了一桌飯，太太不好卻他美意，只得又隨意吃些。他又叫人在外面給那些車馬跟人煮的白肉，下得新面過水合漏。

裡裡外外、上上下下、轟轟亂亂、匆匆忙忙的吃了一頓飯，把個褚大娘子忙了個手腳不閒。須臾飯罷，安老爺又囑咐太太合媳婦只在莊上相候，等自己見過十三妹，再叫人來送信，便同鄧九公、褚家夫妻分了前後起身，迤邐往青雲山而來。

話分兩頭。如今書中單表十三妹，自從他母親故後，算來已是第五日，只剩明日一天，後日葬了母親，就要遠行去幹那報仇的大事。這日清早起來，便把那點薄薄家私歸了三個箱子，一切陳設器具鋪墊以至零星東西，都裝在櫃子裡，把些粗重傢伙並罈子裡的鹹菜，缸裡的米，養的雞鴨，還有積下的幾十串錢，都散給看門的莊客長工合近村平日服侍他母親的那些婦女。又把自己的隨身行李放在手下。一切了當，覺得這事作得來海枯石爛，雲淨天空，何等乾淨解脫，胸中十分的痛快。才得坐定，早見鄧九公走進門來，他起身迎著笑道：「你老人家不說今日要歇半天兒嗎，怎的倒這麼早就來了？」鄧九公道：「我何嘗不是要歇著，只因惦記著那繩槓，怕他們弄的不妥當。咱們這裡雖說不短人抬，都是些劣把，這是你老太太黃金入櫃萬年的大事，要有一點兒不保重，姑娘，我可就對不起你了。所以我得趁今日在莊上看著打點好了。誰知昨日回去，見他們已經弄妥當了。我想，只有今日一天，明日是個伴宿，這些遠村近鄰的必都來上上祭，怕沒工夫。繩槓既弄妥當了，莫若趁今日咱們把他作好了，也省得臨時現忙。你想是這麼著不是？」十三妹道：「這全仗你老人家，我再無可說的了。」

正說著，只見褚大娘子也來了，跟著兩個老婆子，兩個笨漢，一個背著個鋪蓋捲兒，一個抱著個大包袱。姑娘望著他道：「這作甚麼呀？我這裡的東西還嫌歸著不清楚呢，你又扛了這麼些東西來了。」褚大娘子道：「我想明日來的人必多，你得在靈前還禮，分不開身。張羅張羅人哪，歸著歸著屋子啊，那不得人呢？再就剩這兩天了，知道你此去咱們是一個月兩個月才見？我也合你親熱親熱。所以我帶了鋪蓋來，打算住下，省得一天一蕩的跑。」

姑娘道：「難為你這等想得到，只是歸著屋子可算你誤了。不信你看，我一個人兒一早的工夫都歸著完了。」褚大娘子一看，果見滿屋裡都歸著了個清淨，箱子櫃子都上了鎖，只有炕上幾件鋪墊合隨手應用的傢伙不曾動，因問道：「你這可忙甚麼呢？你走後交給我給你歸著還不放哪？」姑娘道：「不是不放心。」因指著那箱子道：「這裡頭還剩我母親合我的幾件衣裳，母親的我也不忍穿，我那顏色衣服又暫且穿不著，放著白糟塌了，你都拿去。你留下幾件，其餘的送你們姨奶奶，剩下破的爛的都分散給你家那些媽媽子們。零零星星的東西都在這兩頂櫃子裡，你也叫人搬了去。不要緊的傢伙，我都給了這裡照應服侍的人了，也算他們伺候我母親一場。」

鄧九公聽見道：「姑娘，你幾天兒就回來，這些東西難道回來就都用不著了？叫個人在這裡看著就得了，何必這等？」

十三妹道：「不然。一則這裡頭有我的鞋腳，不好交在他們手裡；再說，回來難道我一個人兒還在這山裡住不成？自然是跟你老人家去，那時我短甚麼要甚麼，還怕你老人家不給我弄麼？」鄧九公道：「就是這樣，你也得帶些隨身行李走呀。」

十三妹指著炕裡邊的東西說道：「你老人家看，那一條馬褥子，一個小包袱捲兒，裡頭還包著二三十兩碎銀子，再就是那把刀，那頭驢兒，便是我的行李了。還要甚麼？」鄧九公看他作的這等斬鋼截鐵，心裡想到昨日安老爺的話，真是大有見識，暗暗的佩服。還要說話，褚大娘子生怕他父親一陣嘮叨露了馬腳，便攔他道：「你老人家不用合他說了，他說怎麼好就怎麼好罷。我算纏不清我們這位小姑太太就完了！」十三妹聽了，這才歡歡喜喜的把鑰匙交給褚大娘子收了。

說話間，聽得門外一陣喧嘩，原來是褚一官押了繩槓來了。只見他進門就喊道：「老爺子，都來了，擱在那裡呀？」鄧九公道：「你把那大槓順在外頭，肩槓、繩子、墊子都堆在這院子裡。你歇會子，咱們就作起來。」褚一官道：「還歇甚麼？」

大短的天，歸著歸著咱們就動手啊。」說著出去，便帶著人把那些東西都搬進來。早有在那裡幫忙的村婆兒們沏了一大壺茶擱在那裡。從來「武不善作」，鄧九公合褚一官便都摘了帽子，甩了大衣，盤上辮子，又在短衣上煞緊了腰，叫了四個人進來捆那繩槓。褚一官料理前頭，鄧九公照應後面。那四個長工裡頭，有一個原是抬槓的團頭出身，只因有一膀好力氣，認識鄧九公。便投在他莊上。只聽他說怎樣的安耐磨兒，打底盤兒，拴腰攔兒，撒象鼻子，坐臥牛子，一口的抬槓行話。他翁婿兩個也幫著動手。十三妹只合褚大娘子站在一邊閒話，看著那口靈，略無一分悲感留戀的光景。

卻說鄧九公、褚一官正在那裡帶了四個工人盤繩的盤繩，穿槓的穿槓，忙成一處。只見一個莊客進來，望著褚一官說道：「少當家的，外頭有人找你老說話。」他爺兒三個早明白是安老爺到了。只見褚一官一手揪著把繩，一腳蹬著槓，抬頭合那莊客道：「有人找我說話，你沒看見我手裡做著活呢嗎？有甚麼話你叫他進來說不結了！」莊客道：「不是這村兒的人哪。」褚一官道：

「你瞧這個死心眼兒的，憑他是那村兒，便是咱們東西兩莊的人，誰又沒到過這院子裡呢！」那莊客搖頭道：「喂，也不是咱莊兒上的呀，是個遠路來的。」褚一官道：「遠路來的，誰呀？」莊客道：「不認識他麼。我問他實姓，他說你老見了自然知道。他還問咱老爺子來著呢。」褚一官故意歪著頭皺著眉想道：「這是誰呢？他怎麼又會找到這個地方兒來呢？」那莊客道：「誰知道哇。」褚一官低了低頭，又問道：「你看著是怎麼個人兒呀？」那莊客道：「我看著只怕也是咱們同行的爺們，我見他也背著像老爺子使的那麼個彈弓子麼。」

褚一官又故作猜疑道：「你站住，同行裡沒這麼一個使彈弓子的呀。」說著，隔著那座靈位，便叫了鄧九公聲。

如今書裡且按下褚一官這邊，再講那鄧九公。卻說他站在那棺材的後頭，看了兩個長工做活，越是褚一官這裡合人說話，他那裡越吵吵得緊。一會兒又是這股繩打鬆了，一會兒又是那個扣兒繞背弓了，自己上去攥著根繩子館那扣兒，用手煞了又煞，用腳踹了又踹，口裡還說道：「難為你還衝行家呢，到底兒劣把頭麼！」褚一官只管合莊客說了那半日話，他總算沒聽見。直等褚一官叫了他一聲，他才抬起頭來問：「作嗎呀？」褚一官道：「你老人家知道咱們道親裡頭有位使彈弓子的嗎？」他揚著頭想了一想，說：「有哇，走西口外的，在教的馬三爺，他使彈弓子。你這會子想起甚麼來了，問這話？」

褚一官道：「你老人家才沒聽見說嗎？」鄧九公道：「我只顧做活，誰聽見你們說的是甚麼。」褚一官便故意把那莊客的話又向他說了一遍，他道：「不就是馬三爺來了？」因問那莊客道：「這個人有多大年紀兒了？」莊客道：「看著中個五十歲光景。」

鄧九公道：「那就不對了。馬三爺比我小一輪，屬牛的，今年七十一；再說，他也歇馬兩三年了，這一向總沒見他捎個書子來，這人還不知是有哇是沒了呢！」說著，又合那工人嚷道：「你那套兒打那麼緊，回來怎麼穿肩扛啊？」更不再合褚一官答話。

書中卻再按下鄧九公這邊，單表那十三妹。只見他呆呆的聽了半日，眼睛一轉，像是打動了件甚麼心事。列公，從來俗語說的再不錯，道是：「無心人說話，只怕有心人來聽。」何況是兩個有心的裝作個無心的彼此一答一合說話，旁邊聽話的又本是個有心人，從無心中聽得心裡的一句話，憑他怎的聰明，有個不落圈套的麼？所以姑娘起先聽著鄧九公、褚一官合那莊客三人說話，還不在意，不過睜著兩隻小眼睛兒，不瞪兒不瞪兒的在一旁聽熱鬧兒。及至褚一官問出那句背著張彈弓的話，鄧九公又問出一句那背彈弓的人約莫五十歲光景的話，正碰在心坎兒上。因向鄧九公道：「師傅，你老聽，這豈不是那個話來了麼？」鄧九公又裝了個楞，說：「那話呀？」

姑娘道：「瞧瞧，你老人家可了不得了，可是有點子真悖晦了！我前日交給你老人家那塊硯台的時候，怎麼說的？」鄧九公道：「是啊！要果然是這椿事，可就算來的巧極了。一則那東西是你一件傳家至寶，我呢，如今又不出馬了，你走後我留他也是無用，倒是你此番遠行帶去，是件當錢的傢伙。就只是這塊硯台，偏偏的我前日又帶回二十八棵紅柳樹西莊兒上收起來了。如今人家交咱們的東西來，人家的東西咱們倒一時交不出去，怎麼樣呢？」褚大娘子一旁說道：「那也不值甚麼，叫他姐夫出去見見那個人，叫他把彈弓子留下，讓他到咱們東莊兒住兩天，等你老人家完了事，再同了他到西莊兒取那塊硯台給他，又有甚麼使不得的？」十三妹先說：「有理。」鄧九公也合褚一官道：「也只有這樣。姑爺，你就去見見他，留下那弓，我不耐煩出去了。」褚一官便丟下這裡的事，忙著穿衣服戴帽子。姑娘笑道：「一哥，你不用盡著打扮了，你只管見去罷，管你一見就認得，還是你們個親戚兒呢！你收了那弓，可不必讓他進來。」褚一官道：「我的親戚兒？我從那裡來這麼一門子親戚兒呀？」說著，穿戴好了，便出去見那人去了。

且住，這姑娘的這話又從何而來呢？當日他同安公子、張金鳳柳林話別的時候，原說定安公子到了淮安，等他奶公華忠到後，打發華忠來送這彈弓，找著褚一官，轉尋鄧九公取那硯台。這姑娘又素知華忠合褚一官的前妻是嫡親兄妹，如今聽說得這送彈弓的正是個半百老頭兒，可不是華奶公是兀誰？因此鬧了這麼一句俏皮話兒。自己想著，這是只有我一個人心裡明白，你們大家都在罈子衛衛呢！

誰想褚一官出去沒半盞茶時，依然空手回來。一進屋門，先擺手道：「不行！不行！不但我不認得他，這個人來得有點子酸溜溜，還外帶著挺累贅。我問了問他，他說姓尹，從淮安來，那弓合硯台倒說得對。及至我叫他先留下那弓，他就鬧了一大篇子文縷縷，說要見你老人家。我說你老人家手底下有事，不得工夫。他說那怕他就在樹蔭兒底下候一候兒都使得，一定求見。」

姑娘一聽，竟不是華奶公，便向鄧九公道：「不然你老人家就見見他去。」只聽鄧九公合褚一官道：「你不要把他攔在門兒外頭，把他約在這前廳裡，你且陪他坐著，等我作完了這點活出去。」褚一官去後，不一時，這裡的積也弄得停妥，鄧九公才慢慢的擦臉，理順鬚子，穿衣戴帽。這個當兒，褚大娘子問姑娘道：「你方才說這人怎的是我們的親戚？」姑娘道：「既然不是，何必提他。」褚大娘子道：「等回來老爺子出去見他，咱們倒偷著瞧瞧，到底是個甚麼人兒。」姑娘也無不可。

列公，這書要照這等說起來，豈不是由著說書的一張口，湊著上回的連環計的話說，有個不針鋒相對的麼？便是這十三妹，難道是個傀儡人兒，也由著說書的一雙手愛怎樣耍就怎樣耍不成？這卻不然。這裡頭有個理，列公試想，這十三妹本是個好動喜事的人，這其中又關著他自己一件家傳的至寶，心愛的兵器；再也要聽聽那人交代這件東西，安公子是怎樣一番話；便褚大娘子不說這話，他也要去聽聽，何況又從旁這一挑逗，有個不欣然樂從的理麼？

閒話休提。卻說鄧九公收拾完了出去，十三妹便也合褚大娘子躡足潛蹤的走到那前廳窗後竊聽，又用簪子紮了兩個小窟窿望外看著。只見那人是個端正清奇不胖不瘦的容長臉兒，一口微帶蒼白疏疏落落的鬚鬚，身穿一副行裝，頭上戴個金頂兒，桌子上放著一個藍氈帽罩子，身上背的正是他那張研金鑲銀、銅胎鐵背、打二百步開外的彈弓，坐在那南炕的上首。心裡先說道：「這人生得這樣清奇厚重，斷不是個下人。」

正想著，便見褚一官指著鄧九公那人說道：「這就是我們舍親鄧九太爺。」只見那人站起身來。控背一躬，說：「小弟這廂有禮！」鄧九公也頂禮相還。大家歸坐，長工送上茶來。

只聽鄧九公道：「足下尊姓是尹，不敢動問大名？仙鄉那裡？既承光降，怎的不到舍下，卻一直尋到這裡？又怎的知道我老拙在此？」便見那人笑容可掬的答道：「小弟姓尹，名字叫作其明，北京大興人氏。合一位在旗的安學海安二爺是個至交朋友。因他分發南河，便回到淮安，幫他辦辦筆墨。」說到這裡，鄧九公稱了一句，說：「原來是尹先生！」

那人謙道：「不敢。」便說：「如今承我老東人合少東人安驥的托付，托我把這彈弓送到九公你的寶莊，先找著這位褚一爺，然後煩他引進，見了尊駕，交還這張彈弓，還取一塊硯台，並要向尊駕打聽一位十三妹姑娘的住處，托我前去拜訪。不想我到了二十八棵柳樹寶莊上一問，說這褚一爺搬到東莊兒上去了，連九公你也不在莊上，說不定那日回來。及至跟尋到東莊，褚一爺又不在家。問他家莊客，又說有事去了，不得知到那裡去，早晚一定回來，因是家下無人，不好留客，我就坐在對門一個野茶館兒裡等候。只見道旁有兩個放羊的孩子，因為踢球，一個輸了錢，一個不給錢，兩個打了個熱鬧喧闐。我左右閒著無事，把他兩個勸開，又給他幾文錢，就合他閒話。問起這羊是誰家的，他便指著那莊門說：『就是這褚家莊的。』我因問起褚一爺那裡去了，他道：

『跟了西莊兒的鄧老爺子進山，到石家去了。』我一想，豈不是你二位都有下落？況又同在一處。我便向那放羊的孩子說：『你兩個誰帶我到山裡找他去，我再給你幾文錢。』他道怕丟了羊回去挨打，便將這山裡的方向、村莊、路徑、門戶，都告訴明白我。我就依他說的，穿過兩個村子，尋著山口上來。果然這山崗上有個小村，村裡果然有這一個黑漆門，到門一問，果是石家，果然你二位都在此。真是天緣幸會！就請收明這張彈弓，把那塊硯台交付小弟，更求將那位十三妹姑娘的住處說明，我還要趕路。」

鄧九公道：「原來先生已經到了我兩家舍下，著實的失迎！這彈弓合硯台的話，說來都對。只是那塊硯台卻一時不在手下，在我舍間收著。今日你我見著了，只管把弓先留下，這兩天我老拙忙些個，不得回家，便請足下在東莊住兩天，等我的事一完，就同你到二十八棵紅柳樹取那塊硯台，當面交付，萬無一失。那位姑娘的住處，你不必打聽，也不必去找，便找到那裡，他也等閒不見外人。有甚麼話，告訴我一樣。」

只見那尹先生聽了這話，沉了一沉，說：「這話卻不敢奉命。我老少東人交付我這東西的時候，原說憑弓取硯，憑硯付弓。如今硯台不曾到手，這弓怎好交代？」鄧九公哈哈的笑道：「先生，你我雖是初交，你外面詢一詢，鄧某也頗頗的有些微名。況我這樣年紀，難道還賺你這張彈弓不成？」那先生道：「非此之謂也。這張彈弓我東人常向我說起，就是方才提的這位十三妹姑娘的東西。這姑娘是一個大孝大義至仁至勇的豪傑，曾用這張彈弓救過他全家的性命，因此他家把這位姑娘設了一個長生祿位牌兒，朝夕禮拜，香火供養，這張彈弓便供在那牌位的前面。是這等的珍重！因看得我是泰山一般的朋友，才肯把這東西托付於我。『士為知己者用』，我就不能不多加一層小心。再說，我同我這東人一路北來，由大道分手的時節，約定他今日護著家眷投在平悅來老店住下等我，我由桐口岔路到此，完了這樁事體，今晚還要趕到店中相見。不爭我在此住上兩天，累他花費些店用車腳還是小事，可不使他父子懸望，覺得我作事荒唐？如今既是那硯台不在手下，我倒有個道理：小弟此來，只愁見不著二位，既見著了，何愁這兩件東西交代不清？我如今暫且告辭，趕回店中說明原故。我們索性在悅來店住下，等上兩天，等九太爺你的公忙完了，我再到二十八棵紅柳樹寶莊相見，將這兩件東西當面交代明白。這叫作『一手托兩家，耽遲不耽錯』。

至於那十三妹姑娘的住處，到底還求見教。」說罷，拿起那帽罩子來，就有個匆匆要走的樣子。

姑娘在窗外看見，急了。你道他急著何來？書裡交代過的，這張弓原是他刻不可離的一件東西，止因他母親已故，急於要去遠報父仇，正等這張弓應用，卻不知安公子何日才得著人送還，不能久候，所以才留給鄧九公。如今恰恰的不曾動身，這個東西送上門來，楚弓楚得，豈有再容他已來復去的理？因此聽了那尹先生的話，生怕鄧九公留他不住，便隔窗說道：「九師傅，莫放那先生走，待我自己出來見他。」不想這第一寶就被那位假尹先生壓著了！

鄧九公正在那裡說：「且住，我們再作商量。」聽得姑娘要自己出來，便說：「這更好了，人家本主兒出來了。」說著，十三妹早已進了前廳後門。那尹先生站起來，故作驚訝問道：「此位何人？」一面留神上下把姑娘一打量，只見雖然出落得花容月貌，好一似野鶴閒雲，那小時節的面龐兒還做佛認得出來，一眼就早看見了他左右鬢角邊必正的那兩點硃砂痣。鄧九公指了姑娘道：「這便是先生你方才問的那位十三妹姑娘。」

那先生又故作驚喜道：「原來這就是十三妹姑娘。我尹其明今日無意中見著這位脂粉英雄，巾幗豪傑，真是人生快事！只是怎的這樣湊巧，這位姑娘也在此？」褚一官笑道：「怎麼『也在此』呢，這就是人家的家麼。」假尹先生又故作省悟道：「原來這就是姑娘府上。我只聽那放羊的孩子說甚麼石家石家，我只道是一個姓石的人家。——既是見著姑娘，這事有了著落，不須忙著走了。」說罷，便向姑娘執手鞠躬行了個半禮，姑娘也連忙把身一閃，萬福相還。

那尹先生道：「我東人安家父子曾說，果得見著姑娘，囑我先替他多拜上。說他現因護著家眷，不得分身，容他送了家眷到京，還要親來拜謝。他又道姑娘是位施恩不望報的英雄，況又是輕年閨秀，定不肯受禮；說有位尊堂老太太，囑我務求一見，替他下個全禮，便同拜謝姑娘一般。老太太一定在內堂，望姑娘叫人通報一聲，容我尹其明代東叩謝。」姑娘聽了這話，答道：「先生，你問家母麼？不幸去世了。」尹先生聽了，先跌一跌腳，說道：「怎生老太太竟仙游了？咳，可惜我東人父子一片誠心，不知要怎生般把你家這位老太太安榮尊養，略盡他答報的心！如今他老人家倒先辭世，姑娘你這番救命恩情叫他何處答報？不信我尹其明連一拜之緣也不曾修得！也罷，請問尊堂葬在那裡？待我墳前一拜，也不枉走這一蕩。」

姑娘才要答言，鄧九公接口道：「沒下葬呢，就在後堂停著呢。」尹先生道：「如此，就待我拿了這張彈弓，靈前拜祝一番，也好回我東人的話。」說著，往裡就走。姑娘忙攔道：「先生，素昧平生，寒門不敢當此大禮。」說完了，搭撒著兩個眼皮兒，那小臉兒繃的比貼緊了的笛膜兒繃的還緊。鄧九公把鬍子一綽，說：「姑娘，這話可不是這麼說了。俗語怎麼說的？『有錢難買靈前弔』。這可不當作兒女的推辭。再說這尹先生他受人之托，必當終人之事，也得讓他交得過排場去。」

說著，便叫褚一官道：「來，你先去把香燭點起來，姑娘也請進去候著還禮。等裡頭齊備了，我再陪進去。」姑娘一想，彈弓是來了，就讓他進去靈前一拜何妨。應了一聲，回身進去。

褚一官也忙忙的去預備香燭。這個當兒，鄧九公暗暗的用那大巴掌把安老爺肩上拍了一把，又攏著四指，把個老壯的大拇指頭伸得直挺挺的，滿臉是笑，卻口無一言。言外說：「你真是個好的！都被你料估著了！」

不一時，褚一官出來相請，那位假尹先生真安老爺同了鄧九公進去。只見裡面是小小的三間兩卷房子，前一捲三間通連，左右兩鋪靠窗南炕，後一捲一明兩暗，前後捲的堂屋卻又通連，那口靈就供在堂屋正中。姑娘跪在靈右，候著還禮。早見那褚大娘子站在他身後照料。安老爺走到靈前，褚一官送上檀香盒。老爺恭恭敬敬的拈了三撮香，然後褪下那張彈弓，雙手捧著，含了兩胞眼淚，對靈祝告道：「阿，老……老太太！我阿，唏，唏，唏，唏！尹其明……」姑娘看了，心裡早有些不耐煩起來。心裡說道：「這先生一定有些甚麼症候，他這滿口裡不倫不類祝贊的是些甚麼？他又從那裡來的這副急淚？好不著要！」

可憐姑娘那裡知安老爺此刻心裡的苦楚！大凡人生在世，挺著一條身子，合世界上恒河沙數的人打交道，那怕忠孝節義都有假的，獨有自己合自己打起交道來，這「喜怒哀樂」四個字，是個貨真價實的生意，斷假不來。這四個字含而未發，便是天性；發皆中節，便是人情。世上沒下循天性人情的喜怒哀樂；喜怒哀樂離了天性人情，那位朋友可就離人遠了。這顆豆兒自從被朱考亭先生咬破了之後，不斷跳不出這兩句話去。

安老爺是個天性人情裡的人，此時見了十三妹他家老太太這個靈位，先想起合他祖父的累代交情，又感動他搭救公子的一段恩義，更看著他一個女孩兒家，一身落魄，四海無家，不覺動了真的了。所以未從開口，先說了一個「阿」字的發語詞，緊接一個「老」字，意思要叫「老弟婦」，及至那「老」字出了口，一想，使不得。無論此時我暫作尹其明不好稱他「老弟婦，就便我依然作安學海，這等沒頭沒腦的稱他聲「老弟婦」，這姑娘也斷不知因由，就連忙改口，稱了聲「老太太」。緊接著自己稱名祝告，意思就要說「我安學海」，一想，更使不得。這一個真名道出來，今日的事章法全亂了！

幸而那「安」字同「阿」字是一個字母，就跟著字母納音轉韻，轉作個「阿」字，接了個「唏，唏，唏，唏」，和了個唏噓悲切之聲。連忙改說：「我尹其明受了我老少東人的托付，來尋訪令愛姑娘，拜謝老太太，送這張離弓，取那塊端硯。我東人曾說，倘得見面，命我稱著他父子安學海、安驥的名字，替他竭誠拜謝，還有許多肺腑之談。不想老太太你先騎鶴西歸，叫我向誰說起？所喜你的音塵雖遠，神靈尚在，待我默祝一遍，望察微衷。老太太，你可受我一拜！」祝罷，把那張彈弓供在桌兒上，退下來，肅整威儀拜了三拜，淚如泉湧。姑娘還著禮，暗道：「他可叨叨完了！彈弓兒是留下了，這大概就沒甚麼累贅了。我索性等他出去我再起來。」

誰想這個當兒，偏偏的走過一個禮儀透熟的禮生來，便是褚大娘子，把他攙了一把，說：「姑娘，起來朝上謝客。」不由分說，攙到當地，又拉了一個坐褥，鋪在地下，說：「尹先生，我們姑娘在這裡叩謝了。」姑娘只得向上磕下頭去。那先生連忙把身子一背，避而不受，也不答拜。你道這是為何？原來這是因為他是替死者磕頭，不但不敢答，並且不敢受。是個極有講究的古禮。姑娘磕頭起來，正等著送客，這個當兒，可巧又走過一個積伶不過的茶司務來，便是褚一官。手裡拿著一個盤兒，托著三碗茶，說：「尹先生，我們姑娘是孝家，不親遞茶了。」他便把尹先生的一碗安在西間南炕炕桌上首，下首又給鄧九公安了一碗，還剩一碗，說：「姑娘，這裡陪。」

便放在靠北壁子桌下首。姑娘此時無論怎樣，斷不好說：「你們外頭喝茶去罷。」怎當那鄧九公又盡在那邊讓先生上坐，只見那先生並不謙讓，轉過去坐定。開口便問道：「這位老太太想是早過終七了？」鄧九公道：「那裡，等我算算。」說著，屈著指頭道：「五兒、六兒、七兒、八兒、九兒，今日才第五天，明日伴宿，後日就抬埋入土了。」姑娘正嫌鄧九公何必合他絮煩這些話，只見那先生望著姑娘，把眼神兒一足，說：「難道今日是第五天？我聞古禮『殮而成服，既葬而除』，如今才得五天，既不是除服日期，況且大殮已經五天，又斷不至於作不成一領孝服，這姑娘怎的不穿孝？」

罷了，姑娘心裡真沒防他問到這句，又不肯說：「我因為忙著要去報仇，不及穿孝。」尤其不好說：「你管我呢！」只管支吾道：「此地風俗向來如此。」那先生說道：「喂，豈有此理！雖說『百里不同風，千里不同俗』冠婚喪祭，各省不得一樣，這兒女為父母成服，自天子以至庶人，無貴賤，一也。怎講到『此地向來如此』起來？」姑娘道：「此地既然如此，我也只得是隨鄉人鄉兒了。」那先生道：「呀！更豈有此理！縱說這窮山僻壤不知禮教，有了姑娘你這等一個人在此，正該作個榜樣，化民成俗，怎生倒講起『隨鄉入鄉』的話來？這等看來，『聞名不如見面』這句話，古人真不我欺。據我那小東人說得來十三妹姑娘怎的個孝義，怎的個英雄，我那老東人以耳為目，便輕信了這話。而今如此，據我尹其明看了，也只不過是個尋常女子。只是我尹其明一身傲骨，四海交遊，何嘗輕易禮下於人？今日倒累我揖了又揖，拜了又拜。——小東人，你好沒胸襟，沒眼力！累我枉走這一蕩！噢，我尹其明此番來得差矣！」

列公，你看十三妹那等俠氣雄心兼人好勝的一個人，如何肯認「尋常女子」這個名目？無如報仇這樁事自己打著要萬分慎重，不穿孝這樁事自己也知是一時權宜，其實為去報仇所以才不穿孝，兩樁事仍是一樁事，只因說不出口，轉覺對不住人，卻又一片深心，打了個「呼牛亦可，呼馬亦可」的主意，任是誰說甚麼，我只拿定主意，幹我的大事去。不想這位尹先生是話不說，單單的輕描淡寫的給加上了「尋常女子」這等四個大字，可斷忍耐不住了。只見他一手扶了桌子，把胸脯兒一挺，才待說話。

不防這邊啞的一聲把桌子一拍，鄧九公先翻了，說：「喂，尹先生！你這人好沒趣呀！拿了一張彈弓子，我說留下，你又不留；你說要走，你又不走，倒像誰要拐你的似的。及至人家本主兒出來了，你交了你的彈弓子就完了事了，又替你東人參的是甚麼靈！是我多了句嘴，讓你進來。人家謝客遞茶讓坐，是人家孝家的禮數，你是會的，就該避出去；不出去，坐下也罷了。人家穿孝不穿孝，可與你甚麼相干？用你冬瓜茄子、陳穀子爛芝麻的鬧這些累贅呀！」那尹先生道：「我講的是禮，禮設天下。大凡於禮不合，天下人都講得。難道我到了你們這不講禮的地方，也『隨鄉入鄉』，跟你們不講禮起來不成？」

一句話，鄧九公索興站起來了，說：「咄，姓尹的，你莫要撒野呀！不是我作老的口割，你也是吃人的稀的，拿人的乾的，不過一個坐著的奴才罷咧，你可切莫拿出你那外府州縣衙門裡的吹六房詐三班的款兒來。好便好，不然叫你先吃我一頓精拳頭去！」那先生聽了，安然坐在那裡不動。只見他揚著個臉兒，望了鄧九公道：「我尹其明一介儒生，手無縛雞之力，也不敢妄稱作英雄豪傑，卻也頗頗見過幾個英雄豪傑。今日因這樁事、這句話領你這頓拳頭，倒也見得過天下的英雄豪傑！」說著，把脖頸兒一低，膀根兒一松，說：「領教！」

姑娘在旁一看，說：「這是塊魔，不可合他蠻作！」因攔鄧九公道：「師傅，不必如此。他是客，你我是主，便打他兩拳也不值一笑。況他以禮而來，尤其不可使他藉口。他既滿口的講禮，你我便合他講禮，等他講不過禮去，再給他個利害不遲。」鄧九公道：「姑娘，你不見是我讓進他來的嗎，他這裡叫我受著窄呢麼！」一面說著，一面依舊坐下，帽子也摘了，拿一隻大寬的袖子搵著，就氣得他啣，啣啣啣的，真作了個「手眼身法步」一絲不漏！

姑娘勸住了鄧九公，也就歸坐。先看了那先生一眼，只見他手捻著幾根小鬍子兒，微微而笑。姑娘納著氣從容問道：「尹先生，我先請教，你從那處見得我是個『尋常女子』？」那先生道：「『尋常』者，對『英雄豪傑』而言也。英雄豪傑本於忠孝節義，母死不知成服，其為孝也安在？這便叫作『尋常女子』。」姑娘聽了這話，口裡欲待不合他辯，爭奈心裡那點兼人好勝的性兒不准不合他辯，便又問道：「我再請教，這盡孝的上頭，父親、母親那一邊兒重？」尹先生沉吟一會，道：「『父兮生我，母兮鞠我』，其重一也。這話卻又有兩講。」

姑娘道：「怎的個兩講呢？」尹先生說：「你們女子有同母親共得的事，同父親共不得；有合母親說得的話，合父親說不得。這叫作『父道尊，母道親』。看得親，自然看得重。據此一說，未免覺得母親重。」姑娘道：「那一說呢？」尹先生道：「一個人有生母，便許有繼母，有嫡母，便許有庶母，推而至於養母、慈母，事非常有。只這生、繼、嫡、庶，皆母也，所謂坤道也，地道也。講到父親，天道也，乾道也。乾道大生，坤道廣生，看得大，更該看得重。據此一說，自然應是父親更重。」

姑娘道：「你原來也知道父親更重。我還要請教，這盡孝的事情上頭，為親穿孝，為親報仇，那一樁要緊？」尹先生連忙答道：「這何消問得？自然是報仇要緊。拿為親穿孝論，假如遇著軍事，正在軍興旁午，也只得墨經從戎，回籍成服；假如身在官場，有個丁憂在先，聞訃在後，也只得聞訃成服。便是為人子女，不幸遇著大故，立刻穿上一身孝，難道釋服後便算完了事了不成？你只看那大舜的大孝，終身慕父母，以至裡名勝母；曾子不入，邑號朝歌；墨子回車，便不穿那身孝，他心裡又何嘗一時一刻忘了那個『孝』字？所以叫作『喪服外除』。『外除』者，明乎其終身未嘗『內除』也，這是被終身無穿無盡有工夫作的事。至於為親報仇，所謂『父仇不共戴天』，豈容片刻隱忍？但得個機會，正用著那『守如處女，出如脫兔』的兩句話，要作得迅雷不及掩耳，其間不容髮，否則機會一失，此生還怎生補行得來？豈不是終天大恨？何況這報仇正是盡孝，自然報仇更加要緊。」

姑娘道：「原來你也知道報仇更加要緊！這等說起來，我還不至於落到個『尋常女子』。」尹先生道：「這話我就不解了，難道姑娘這等一個孝義女子，還有人合姑娘結仇不成？」姑娘這個當兒，一肚子的話是倒出來了，「尋常女子」四個字是擺脫開了，理是抓住了，憑他絮絮的問，只鼓著個小腮幫子兒，一聲兒不哼。

問來問去，把個鄧九公問煩了，說道：「我真沒這麼大工夫合你說話，不說罷，我又慙的慌。人家這位姑娘有殺父大仇，只因老母在堂，不曾報得。如今不幸他老太太去世了，故此他顧不得穿孝守靈，到了首七葬母之後就要去報仇。這話你明白了？」尹先生道：「哦，原來如此。這段隱情我尹其明那裡曉得！只是我還要請教，姑娘這等一身本領，這仇人是個何等樣人，姓甚名誰，有多大膽敢來合姑娘作對？」鄧九公道：「這個我不知道。」尹先生道：「老翁，我方才見你二位的稱呼，有個師生之誼，豈有不知之理？」鄧九公道：「我不能像你，相干的也問，不相干的也問；問得的也問，問不得的也問。人家報仇，與我無干。我沒問，我不知道！」尹先生道：「報仇的這樁事，是椿光明磊落見得天地鬼神的事，何須這等狗盜雞鳴遮遮掩掩？況且英雄作事，要取那人的性命，正要叫那人知些風聲，任他怎的個心機手段，我定要手到功成，這仇才報得痛快。這位鄧老翁大約是年紀來了，暮氣至矣，也未必領略到此。姑娘，你何不把这仇人的姓名說與尹其明聽聽，大家痛快痛快。」

正經姑娘此時依然給他個老不開口，那位尹先生也就入不進話去了。無奈聽著他這幾句話來得高超，且暗暗有個菲薄自己的意思，又動了個不服氣。便冷笑了一聲，道：「我的仇人與你何干，要你痛快？我便說了他的姓名，你聽了，也不過把舌頭伸上一伸，頸兒縮上一縮，又知道他何用！」那尹先生搖著頭道：「姑娘，你也莫過逾小看了我尹其明。我雖不拈長槍大戟，不知走壁飛簷，也頗頗有些肝膽。或者聽了你那仇人名姓，不不得伸舌縮頸，轉給你出一臂之力，展半籌之謀，也不見得。」姑娘道：「惹厭！」

那尹先生聽到「惹厭」兩個字，他轉呵呵大笑，說：「姑娘你既苦苦不肯說，倒等我尹其明索興惹你一場大厭，替你說出那仇人的姓名來，你可切莫著惱。」姑娘聽他說的這等離離奇奇、閃閃爍爍，倒不免有些疑忌起來，道：「你說！」那尹先生疊兩個指頭說道：「你那仇人，正是現在經略七省掛九頭鐵獅子印禿頭無字大將軍紀獻唐！你道我說的錯也不錯？」

他說完這句，定睛看著那十三妹姑娘，要看他個怎生個動作。只見那十三妹不聽這話猶可，聽了這話，腮頰邊起兩朵紅雲，眉宇間橫一團清氣，一步跨上炕去，拿起那把雁翎寶刀，拔將出來，翻身跳在當地，一聲斷喝，說道：「咄！你那人聽者！我看你不是甚麼尹七明尹八明，你定是紀獻唐那賊的私人！不曉得在那裡怎生賺得這張彈弓，喬妝打扮，前來探我的行藏，作個說客。你不曾生得眼睛，須得生著耳朵，也要打聽打聽你姑娘可是怕你來探的，可是你說得動的？你快快說出實話，我還佛眼相看；少若遲延，哼！尹其明！只怕我這三間小小茆簷，任你闖得進來，叫你飛不出去！」這正是：

不曾項下解金鈴，早聽山頭哮虎。

要知那十三妹合那假尹先生真安老爺怎的個開交，下回書交代。

